从孔子的天命观到“天予风流”

——兼谈文化传承

我真正想系统了解孔子天命观的契机，其实是从国产武侠单机游戏《古剑奇谭三：梦付千秋星垂野》中一个角色——姬轩辕那里得到灵感。游戏剧情制作人邵芸曾言：“《天予风流》是姬轩辕的角色曲。大家都知道其实不是‘天予’，**虽然这个角色的功业成就看起来像是天命所归，但过程中他和他的战友们却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**。《古剑奇谭三》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？是有很多悲痛而不言不显，有很多苦难而不会一一倾诉，**这些东西会随着时间长河的流逝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**，像曾经的轩辕丘和西陵，像辟邪千百年的奋战。姬轩辕作为一个活了很久的人，他的身上承载了对人族来说已经足够漫长的历史，如同被大大小小的浪潮冲刷过的石砾，当时间已经过去，他不会再把自己的痛苦示于人前，**就只留下温润的一点光**。”“我想这足够有代表性。**‘天予风流’是一种矛盾，同时也是一种姿态。**“

这段话让我对游戏的主题——传承，以及所提到的一个概念“天命”产生了很多思考。由于近期读了杨伯峻先生的《论语译注》，杨先生在书中提过这一概念，于是便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。基于对游戏角色姬轩辕和对孔夫子的了解，我首先产生了几个问题，并将我的疑问为思路分析孔子的天命观：

1.“天命”究竟是什么？孔夫子的天命观是什么？

2.在游戏角色姬轩辕等人身上是如何体现“天命”的？与孔子的观念有何不谋而合之处？

3.如何看待孔子和姬轩辕遭受过的所谓“苦难”？这在天命的“完成”中有什么意义？

4.探究天命在文化传承中的意义。

要讨论“天命“，便要先弄清楚”天“。杨伯峻先生将论语中的“天“分为三类——自然之天，主宰或命运之天，义理之天。在本篇文章中，笔者粗略地将其分为“自然天”与“人格天”。《论语》中单言“天”字的一共十八次，除去别人所说的，孔子自己说了十四次，分别为：3.13，6.28，7.23，9.5，9.12，11.9，14.35。在此处便选取几例进行分析。

《阳货篇》中，子曰：“予欲无言。”子贡曰：“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”子曰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

这里所说的天便是“自然之天”。“天”的肃穆、沉静、威严和崇高等内涵和寓意在客观的自然中被世人领悟，并在历史的进程中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。儒家以自然之天寓托人格的自然观和经世致用的历史观，紧密结合了社会实际、贴近社会生活。孔子言及“自然天”，是看到了自然物的固有属性，是承认“天”的客观存在，故有人说说孔子的思想是“唯心主义”，我认为未免有些偏颇。孔子是在客观存在中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，从“自然物”的天中看到人类所不具备或所不及的特有属性，并向“天”学习。

子畏于匡，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 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

当桓魋欲杀他时，他说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孔子对于“人格天”的看法，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有亦其迷信的一面，偏向于唯心主义。

但在孔子那里，天命总是在人力的极限处显示其力量，而孔子总是在这种特定情形下对之发出深沉的呼吁和感叹。对于孔子而言，天命中的“人格神”主要是情感与信念所寄托的对象而不是理智的对象。孔子从“天”那里汲取精神力量，而透过天意，孔子强调的是个人的主观努力，是一种呼之欲出的责任感、使命感——是天赋予了孔子传道授业、开化先民的使命。

孔子一生讲天命：“子罕言利，与命与仁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

所谓命者，天之令者，以天开命。命的涵义一般有如下几种：

1、宿命，命运。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

2、天命，性命。“子罕言利与命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（这里的“性命“不是现代汉语中的“性命”，依据是孟子的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，知其性者，则知天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”）

3、命令，辞命。“厥党童子将命”，子曰：“为命：裨谌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行人子羽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。

此外还有几处值得一提：

1、《雍也》篇中的：“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牖执其手，曰：“亡之，命矣夫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

2、《先进》篇中的：子曰：“回也其庶乎，屡空。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”

朱子对这儿的“命”明确指出：“命，谓天命。”孔子本人对子贡的赞赏是有限度的，他在阐释“君子不器”的时候，对于不受命的子贡，将其比喻成“瑚琏”——一种重器美器，即仍然在“器”的范畴。另外，这里的“命”解释为“天命”，其实只是朱子一家之言，杨伯峻先生对这种见解持保留意见。其他的还有“不受命于官”等解释，认为孔子不赞赏子贡不做官而去经商是不好的行为。

3、《宪问》中的：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。子服景伯以告，曰：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，吾力犹能肆诸市朝。”子曰：“道之将行也与，命也；道之将废也与，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！”

夫子认为无论万物万事如何发展，早就是上天命定的，所有事物都遵循着规律在轨道上行进，这讲的是客观的命定；而自己犹能“肆诸市朝”，便是使自己心中命定之事可以继续沿轨道行进所做出的主观的努力。

4、《尧曰》中的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不知礼，无以立也。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”

由此可见，“知命”也是孔子眼中成为君子的标准。

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——《孟子·万章上》

所谓天命，就是天，作为至上神，对人生、现世各种遭遇的一种先天性的规定，也就是上天之神对人的吉凶祸福、穷达寿夭的预先确定，简言之，就是上帝的旨意和命令。引申开来，一指必然性或命运。二指先天的自然禀赋。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人性的善，都是先天的赋予。天命意义的凸显在于西周以降天人意义的突显。

“天命”在《论语》中正式出现过的只有两处：

1.《为政》篇中的，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。”

天命是天所赋予物的，是可赋予物的，是此事物之所以为此事物根据的。如前所述，孔子把知命作为为君子、立、知人的前提，可见知天命在孔子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知天命,既是志于学、立于学、不惑所要达到的的目的，亦是进入耳顺，从心所欲不逾矩境界的起点。

2.《季氏》篇中的，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”

畏天命，就是随时谨慎小心，在行为上多作检讨，小人不知天命也就是不畏天命，因而行无忌惮了。“不知天命，故不识义理，而无所忌惮如此。”（朱熹《四书集注·论语》）

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（《中庸》第01章）

上天赋予人的品德叫做本性，顺着本性去做事叫做道，人们培养并遵守道叫做教化。

对志于学者，立于学者而言，注重对至上存在的体悟与注重对现世道德的实践，构成了孔子天命思想的双翼。君子的行为若能在天命处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据，这是对他最高的褒奖与安慰。真正的“知天命”者，并非那些冷静分析天命辞句的人，而是一些真真切切感受到天命脉搏与血液的人。只有对真实领会了天命的虔诚者，才能给他提供有力的心理和精神支持。君子将天命铭刻于心，处处坚持天命信念。

天是客观存在的。它可以是一个最高的道德准则，是社会的发展规律。孔子也从认为天赋予了自己责任。是根据他的自身特质所赋予他改变社会的责任。儒家强调以人为本。天是存在那里的，人就要遵循天的理去行事。当你已经做到了天的要求，那么不论什么结果都是命。这就是天命。这其中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占了主体，而结果也只是一个结果。

有时我会想，孔子在现世最终也未见用于诸侯，但他仍然坚持游说，这是不是违背了他所信奉的天命呢？毕竟他可是认为“道之将行也与，命也；道之将废也与，命也。”难道他就不曾怀疑过自己游说的失败也是天所命定的呢？念及此，我忽然觉得孔子可能只是个固执的老头儿，他只是在自己所相信的事情上坚定不移地前行着，他认为自己要追求的东西才是天命——天命，是为人服务的。人不应该顺从的是生活的障碍，是不公的命运，这些都是在追求真正凌驾于世间琐事的天命中应有的挫折。否则人人都能完成天命，那怎么可能呢？

孔子的天命思想与周人的天命观一致，不是宿命论，而是人本论。这种天命观与孔子积极的入世态度是相配的。

于游戏《古剑奇谭3：梦付千秋星垂野》中的姬轩辕（注：这里的姬轩辕是以黄帝这一文化符号为原型基础，进行过艺术改编的形象）而言，天命指的是与嫘祖、缙云、仓颉等人共建轩辕丘的的愿望和努力。如嫘祖所言“大大小小的部落，组成一个国。到那时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——”。担心什么呢？担心的是“天”给予的苦难——缺少粮食，生产力低下，异族入侵。从这个层面上看，他们亦是在对抗天命。

游戏中的“反派”巫炤，于千年之后的坟墓中醒来，绝望地妄想毁掉人间世，就像当初西陵国被毁一样。他深知现在早已不是蒙昧的时代了，自己也早就成为不该出现在此的古老化石——只是想再证明一次自己还在这里，还在为当年未曾守护好西陵的使命破碎而辩白。如果以孔子的天命观来看，巫炤以及西陵国的覆灭也是“天命”，而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没有及时赶回西陵，结果是无法挽回了，人已经尽力了，就是完成“天命”了。但人总会有奢求的时候——“如果我当时再快一点，西陵会不会就也能星火世传、纷飞不辍？”

他认为，自己已经辜负了天命。上天再给他一次存活的机会，于是他用尽剩下的所有心力发出绝望而无用的恸哭。这一次，他对抗天命。

他的“败”和姬轩辕及其后人的“胜”，其实是一体两面的，可以说是**天命的未完成和完成两种状态**，也可以是**天命“完成”的两种不同面相**。这两种状态或面相，导向了不同的两种命运，两种可能的轨迹。我认为《古剑奇谭3》要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姬轩辕一脉传承的成功，也包括巫之国传承的失败。有人顺应天命，有人对抗天命。顺应天命的人，同时也在对抗天命；对抗天命的人，也曾试图顺应天命。

终究是人的存在，让默默无言的天有了意义。

是人自己，发现并承担了“天命”。

“上天若是不生我们，这世间该有多无趣啊。”

“天予风流”，是上天给予了姬轩辕使命——这里的天，既是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，又是身为部落首领所要面对的人族（人即天）。他要顺应部落融合的规律，亦要成为足以振兴人族的好首领，这样才不负他的地位与本心。这不是矛盾，而是一个符号，一种姿态。

于是一切华夏儿女如滚滚江潮般的前赴后继，都是继承了同一项伟大的事业。

“我知道，有时我们要做的事情会很难很难。可是我也知道，人生百年，吾道不孤，总会有人跟我们一起的。”

在游戏临近结尾处，岑缨说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对她的祖先——姬轩辕的胸怀与抱负的一种“传承“，她以一名普通女孩的身份，代表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发出声音——你们未竟的事业，会由我们传继下去。即使面对的是遥遥无期的成功，但“人”最大的力量不就在于“**星火世传、奋飞不辍**”？继承民族振兴大业的，就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啊，不也大有可为吗？

我以为夫子一定也是如此，他的一生经历了多少苦难，到最终也不见用于诸侯。可是，夫子为我们留下的东西却早已超越了某个特定的时代，成为凌驾于现有人类历史的思想财富的一部分。而我们后世的人，汲取着先人的经验，继续为我们的时代作出新的阐释，无论是我们越来越注重剧情内涵、民族价值观展现的国产武侠游戏，还是其他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——我们的时代难道就不是伟大的、闪闪发光的时代了吗？我们今人分析他的“天命观”，不能仅仅是为了搞训诂，或者弄明白夫子的想法——这有意义，但不能自满于此。即使我们可以将孔夫子的思想理论说得滔滔不绝，“天命”等晦涩概念信手拈来，又有多大助益呢？

我们明白自己身上的“天命”了吗？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吗？认真对待、珍惜它了吗？还是说只是来人世间糊里糊涂地过一遭，连“魂梦江海、万古河山”都不曾见过，便成为了万古春秋掉落的一截烟灰呢？

“这红尘三千年，我已看过，甚是感佩，甚是欣慰。”苦难，没那么重要，没那么难熬。将死之时回首往事，要记得曾绽放过，未负本心、未负千秋梦。

**参考文献**

梁贵惟，试论孔子天命观中“人格神”与“自然物”的矛盾，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

米会娟 余仕麟，孔子天命观的理性主义精神———兼论中国人的宗教意识，天府新论，2013-01